



包廂區

〈展演評論／美術〉

記者◎鄭乃銘

廢棄的「反」向思索

評一九九七末世漫遊

金山的登輝大道筆直往地往前延伸，只是如果你稍稍仔細看看四周，

不難發現其實公路旁邊經常會出現一些廢棄的房舍，這些房舍很明顯在它極

盛年代都是從事外銷訂單生產的廠房，只是曾幾何時當台灣的經濟開始萎縮時，這些曾經日進斗金的工廠也都個個退到背後風光不再。

也就在這樣的地方，一個原本作為紡織工廠的廠房，因此成為一羣年輕藝術家發表作品的舞台，在台灣可以在短短不到二個鐘頭即能賣出一幅一千六百萬膠纖春油畫的同時，在台灣的高官處處談心靈改革同時，我們的年輕藝術家卻只能在廢棄的舊廠房找到藝術棲身之地！這樣的事情，發生在所謂登輝大道上，想來亦是椿諷刺吧！

一個廢棄的舊廠房，因為年輕藝術家們的進駐而使得空間變得格外世紀末。
（記者沈昭良攝）

由現代藝術家姚瑞中所號召組成的「非常廟」藝術替代空間，這次「遊移」到位於三芝北勢村的一個破舊紡織廠房，而廠房的前面則是一所精神療養院，旁邊是一個土地公廟

，破舊的廠房既沒電也沒水，因此如果想要有照明設備只得從土地公廟裡將電引到廠房內。或許就是因為展覽的環境異常破爛，以姚瑞中、蔡儒君、劉時棟、賴九岑等人為主的展覽，就特別定名為「一九九七末世漫遊」，頗能昭合環境原生的落敗與寂涼。

由於整個空間是一個挑

高的大廠房，室內空間給人的感覺益常空曠，但因為潮濕和乏人使用已經處處顯得老態龍鍾，而這些年輕的藝術家就是透過這樣空間，以原始手工壁畫的形式來將個人繪畫轉現到霉斑點點的石灰牆上，作品本身其實倒不是一個需要單獨跳脫來談的問題，整個視覺所應該注意的則是藝術家經由這樣的方式來陳述對霸權的抵制。對大多數人來講，藝術應該是屬於那種光亮空間的「產品」，可是在這樣的

一個破舊地方，藝術其實也像這些霉菌一般；無法抑止地滋長和蔓延，而儘管環境沒有光鮮的背景，可是藝術的原生卻一點也沒有減損。整個牆面的作品，處處展現著一股末代的幽黯與陰鬱，那份遲疑惶惑的焦躁就好像那一灘灘毫無來由的嘔吐物，教人對這個世紀交換感到無比地缺乏之信心。

「末世漫遊」不是就像這幾位藝術家所指出的那麼充滿著漂浮、遊移？這當然不是可以從一個展覽中就能獲得的訊息，可是藉由這幾位藝術家選擇了這樣的一個空間來展現藝術的無向性發展，或許才讓人能夠體會「藝術突破環境界線所展現的肆意滋長」。而或許也就因為這樣的一個場地，才教人更能夠體會世紀末的台灣，藝術的肉身在蛻脫光鮮之後，存留的不過像這個空間所透露的孤寂罷了。

展覽名稱：一九九七末世漫遊

展覽時間：三月廿九日至四月十三日

展覽地點：台北縣三芝鄉北勢村七七二三號（東

方淨心）